

華嚴念佛三昧論講記複講—《華嚴》是經中之海 悟道法師主講
(第一集) 2023/5/18 華藏淨宗學會
檔名：WD20-059-0001

《華嚴念佛三昧論講記》學習複講。諸位同修，諸位大德，大家好。阿彌陀佛！

家師上淨下空老和尚講的《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》，我們在網路上跟同學學習了一遍。今天接著我們要來跟大家一起學習分享的，就是黃念祖老居士講的《華嚴念佛三昧論講記》。這個黃老在世的時候講過一遍。我剛剛講的，與網路上同學學習過一遍家師淨老和尚講的《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》，講圓滿之後，就忽然想到在一九九〇年，今年是二〇二三年了。一九九〇年的三月二十九日，當時悟道住在台北景美華藏佛教圖書館，大陸剛開放沒有幾年，剛開放好像一、兩年，很多台灣的旅行團也都帶團到大陸去旅遊。在一九九〇年之前，好像一九八九年，一九八八年那個時候，我們韓館長跟我們老和尚也都去過大陸了，特別到北京拜訪黃念祖老居士。他們好像在一九八四年，在美國華盛頓佛教會認識的，之後我們老和尚大概每一年都會到大陸，到北京去拜訪趙樸老（當時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老先生），去拜訪黃念老以及一些法師大德。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九日，韓館長給我安排，跟台灣好像是雄獅旅行社，這個旅行社辦的一個大陸旅遊團，我記得當時那一團人也不少，好像有三十幾個，相當大的團隊。不是我們圖書館辦的，是旅行社辦的，參加的團員都是一般社會大眾，不是學佛的。我一個出家人去參加他們這個旅行團，這個也是在當時旅行團覺得滿特殊的一個因緣。我記得那一次到大陸旅遊的時間一共十八天，十八天在一般旅遊來講也算滿長的，十八天。

在出發之前，我們淨老和尚聽說我要參加旅行團，韓館長安排我參加旅行團到大陸旅遊，旅遊的行程有到北京，有安排到北京。第一次到大陸，北京這個旅遊的景點，那個也是必定會安排進去的，是一個旅遊的重點。我們老和尚聽說我們這個行程有到北京，他就把黃念老的《華嚴念佛三昧論講記》，當時在圖書館，我們淨老和尚也請同修聽打校對（當時我們得到的是錄音帶，請同修聽打校對），整理成文字稿。我們淨老和尚聽說我旅遊的行程有到北京，就把《華嚴念佛三昧論講記》的文字稿交給我（交給悟道），叫我帶到北京（旅遊到北京的時候），把這個文字稿送給黃念祖老居士校對，請他做最後一校。這個因緣，當時到了北京，我記得是四月，因為三月二十九日出發，當時還沒有直航，台灣到大陸要經過香港轉機。我記得那一次先到香港，好像到香港過一夜，有待一天，也順道在香港看看，然後從香港，我記得好像是坐火車到廣州去。然後廣州再坐飛機到廣西，從廣西到西安，西安再到北京，北京再到上海、蘇州，江浙這一帶旅遊。那一次的行程一共十八天。

到了北京，因為白天都有安排旅遊點，我們都要跟著旅行團跑，所以北京大概好像有三天的時間。我就找一天晚上，回到賓館休息了，我就請當地的導遊，在大陸叫地陪，把地址給他，請他租個車，帶我去見黃念老。那是晚上，就晚上的時間，我記得去到他那邊好像七、八點了，是在一個胡同裡面。進到他房子裡面，在客廳桌子好幾個，也沒有書櫃，書一摞一摞的疊在桌子上。就找了椅子給我坐，我也向他請問了一些問題，當時我記得還向他請問《寶王念佛三昧懺》的儀軌，也跟他請教過。黃念老講，這個拜懺，你們一年才拜一次，不重要，念佛重要。當時他給我講念佛重要。他還跟我講，夏老師（夏蓮居老居士）在解放之前，曾經帶過一次佛七（打佛七），他說當時打佛七，感應到那些拜墊都有舍利。他說解

放以後，再也沒有這樣的佛七了，那一次的佛七非常的殊勝。另外，我也請教他密宗的方面，因為聽說他也是密宗的上師，對禪、對密、對教、對淨土都有深入的研究。他講這個密，實在講就是，他根據夏蓮居老居士講的，淨土就是密宗的顯說。他說現在密宗修的都是比較低層的密法。我就請問他，什麼叫高級的密法？什麼叫低級的密法？他說低級的，就是儀軌很多、壇場很多、供品很多，他說這是低級的密法，比較低的，低層次的密法。那我說高的呢？他說高的很簡單，什麼都沒有。最高的密法，就跟達摩祖師傳來中國那個禪是一樣的境界。他說愈高級的密法愈簡單。我對密宗有一點概念，也向他老人家請教的。所以當時是因為家師淨老和尚交代悟道到北京的時候，把《華嚴念佛三昧論講記》的文字稿，拿給黃念老做最後的校對。是因為這個旅遊的因緣，還有《華嚴念佛三昧論講記》文字稿校對的因緣，所以跟黃念老有一面之緣，見過一次面。後來，過了兩年，一九九二年他老人家就往生了。所以我跟他只見過一次面。很可惜，當時我記得有帶照相機，但是忘記跟他照個相，留個紀念。

所以學習過《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》，賢首國師的著作，我就想到三十三年前拿《華嚴念佛三昧論講記》的文字稿到北京去見黃老，因為《妄盡還源觀》是華嚴宗的，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也是跟《華嚴經》有關的，我就想到來學習複講黃念老的《華嚴念佛三昧論講記》，也是做個紀念，也是一方面我們學習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，是這個因緣。所以我們在網路上能夠共同研究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，實在是一個非常殊勝的因緣，我是把這次學習《三昧論講記》的因緣做個大概的敘述。

一切法都是從因緣生，所謂緣生法，不離因緣。這個當中有殊勝的因緣，可以分五方面來說。第一個，「我們都知道，《華嚴》

是經中之海」。《華嚴》，過去家師上淨下空老和尚他對《華嚴》特別有興趣。他老人家年輕的時候，那時候當軍人，跟隨國民政府遷移到台灣來。他老人家也是很好學，因為在大陸上十歲就離開家鄉，他讀小學，跟著父親到福建建甌。後來又讀中學，南京一中，遇到對日抗戰，八年抗戰，當流亡學生，學生跟著老師跑。校長周邦道先生，也是以後在政府遷移到台灣來，在國民大會的國大代表，當時是南京一中的校長。跟著跑到大後方，跑到貴州去了，那時候政府撤退到四川、貴州、重慶，撤退到那邊，當流亡學生。後來抗戰勝利，又碰到國共內戰，就隨著政府，隨著軍隊到台灣來。他在戰亂當中，家庭的經濟有困難，沒有辦法升學，但是他很好學，所以到台灣來，他就想要繼續學習。他對哲學方面有興趣，他就打聽，在大學教哲學課的有哪些教授？後來他打聽到方東美教授，方東美教授的一些著作很適合他的口味。當時他也是選擇教授，哪個教授講的東西比較合他的口味，在佛法講叫契他的機，是他有興趣的，講的他能夠接受的，他就選擇了方東美教授。當時方東美教授是台灣大學的教授，在台大教哲學。當時他是二十六歲，很仰慕，恭恭敬敬，用毛筆寫了一封信給方教授，請方教授允許他到台大去旁聽，旁聽他的課。當時方教授接到他的信就找他去，我們老和尚就很歡喜，這個教授找他去了，應該是同意他去旁聽了。結果大失所望，方教授跟他講，你不要到學校來聽課，他聽了真的是大失所望。他這麼恭敬的心，寫信請這個教授允許他去旁聽，竟然教授不同意。當時方教授就問他，他說你是什麼大學畢業？他說我只有初中畢業，高中都沒念。方教授有一點不相信，這個信一般大學生都寫不出來，你怎麼只有初中的程度，你能寫出這樣的信？我們師父上人也很老實的向方教授報告，他的確只有讀到初中，可是他很好學，他很喜歡學習，很多方面都是自學，自己學的。

方教授不允許他到台大去聽課，當然他很失望，教授竟然不同意。教授給他講，你不要來學校聽課，停了幾分鐘，後來再跟他講，他說這樣好了，如果你真的想學，你不要到學校來，到哪裡？到我家裡。方教授叫我們師父上人到他家去，那個時候還沒有出家，還是在家居士。他說你每個星期天到我家來，九點到十一點，在我家的小客廳，單獨給他上課。就一個星期上兩個小時，一對一的上課，這個很特殊，一個教授要一對一教一個學生，如果他看不上眼的學生，他不可能這樣去教學。我們師父當然就很高興，就每個星期去方教授家的客廳上課。後來方教授跟他講，為什麼不允許他到學校聽課？他說現在學校的老師不像老師，學生不像學生。這個是七十年前台灣大學的情況，七十年前。七十年前那個時候人心還很淳厚，當時方教授就講，學校的老師不像老師，學生不像學生。到了七十年後的今天，我們可想而知，大概不像樣了，這個我都親自看到過。現在學生不像學生，老師不像老師，這個不用講，大家也知道了。有時候老師還要向學生妥協，還要看學生的臉色，這是沒有師生之道，師生之道沒有了，現在大學的情況是這樣。不但大學，中學、小學現在也都這樣，所以現在教不出一個好人。為什麼不允許到學校去聽課？他說你到學校，你一定會認識很多教授，一個教授給你講一套，每一個教授講的不一樣，都有道理，那你聽了很多個教授講，聽到最後，你就亂了。你到底要依哪一個？無所適從，你就學不出東西了。這個聽一點，那個聽一點，大雜燴，沒有系統，所以是這個理由不讓我們老和尚去學校。終於我們師父他明白了方教授的苦心。

所以到他家，每個星期上兩個小時的課，從西方哲學講到東方哲學，講古印度哲學，最後講佛經哲學。佛經哲學，我們老和尚一聽很驚訝，從小在學校老師都是給他們講，佛教是迷信。所以先入

為主，從小老師就這麼教的，說佛教是迷信。所以從小先入為主的觀念很深刻，認為佛教是迷信，既然是迷信，就沒有意願要去接觸，不想去接觸，因為迷信，去學那個幹什麼！去親近方教授，方教授給他講佛經哲學，他說這個佛經是迷信，怎麼會有哲學？怎麼有哲學的道理？方教授給他講，你年輕，你不知道，他說佛經不但是哲學，而且是世界所有哲學的最高峰。這句話對我們老和尚來講，對我們師父來講很震撼，他從來沒聽過，如果不是出自於他最仰慕的方東美教授講出來，其他人講，他也未必會相信。但是他對方教授，很仰慕他的德學，他的學問，從他口裡講出來對他的影響就很大，也就是說把他從原來不認同佛教轉變為認同了。方老師再跟他講，佛經裡面，特別是《華嚴經》，華嚴哲學。方東美教授為什麼他知道佛經哲學？就是抗戰的期間，有一段時間他生病，身體不好，當時都遷到大後方，就在四川、貴州那一帶，他就到峨眉山，峨眉山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，普賢菩薩的道場。普賢菩薩，《華嚴經·普賢菩薩行願品》很有名的。他到峨眉山上養病，調養身體。調養身體，當時在山上也沒有報紙可以看，在山下每一天還有個報紙可以看看，到山上沒有報紙看。當時也沒有這些現代化的電視、收音機都沒有，不方便。看到寺院櫃子裡面有經典，他看到有《華嚴經》，他就請《華嚴經》來看，發現原來佛經有這麼豐富的哲學，不但有理論、有方法還帶表演。就像我們儒家的《論語》一樣，孔子跟學生的對話。所以方教授接觸到佛經，第一個就接觸到《華嚴經》，所以他著有《華嚴宗哲學》。當時家師淨老和尚也送了兩本給我，那兩本書現在不曉得放哪裡，我都還要找一找，《華嚴宗哲學》。因此我們師父上人他對《華嚴經》就很有興趣，也是因為方東美教授的介紹。

所以他老人家在台中蓮社親近李炳南老居士學經教，後來他出

家了。他在家就去親近了，在家就去學了，後來他出家了。出家之後再回去台中學十年，住在台中慈光圖書館十年。在台中李老師也講《華嚴經》，一個星期講一次，講很長，這個經沒講完，李老師也就往生了。後來我們老和尚到台北來講經，離開台中之後到台北來講經，他也講《華嚴經》，一個星期好像講三次。前後一共講了十七年，但是也沒講圓滿，這也是很可惜的一個地方，後來他講了很多大經大論。當時我們老和尚也發願要把《華嚴經》講一遍，但是因緣不具足。如果講了一遍，那也是在現代佛教史當中一個很重要的大事紀。因此，我們因為我們淨老和尚，我們師父上人他的因緣，我們對《華嚴經》印象特別深刻。《華嚴經》我在家的時候也都去聽過，只是沒有深入去研究，沒有深入。這是家師淨老和尚他學習佛法，因為方東美教授的介紹，後來學了佛，特別喜歡《華嚴經》。當時到台中學經，李老師開的課是《楞嚴經》，所以當時他從《楞嚴經》學起的。悟道個人第一次在台北龍江街蓮友念佛團，第一次聽到我們師父講經，就是講《楞嚴經》。我去聽的時候，《楞嚴》已經講了一半，那是我十九歲那一年。後來才聽到他老人家講《華嚴》，我都是在台北市聽的，我聞法的因緣，都在台北市。

所以，「一切法是從因緣生，不離因緣」。這個當中有很殊勝的因緣，黃老這裡他分五方面來說。上面我是把我們老和尚學習《華嚴經》，特別對《華嚴經》有興趣的這個因緣簡單跟大家做個匯報。黃老講五方面，第一個，在佛教界都知道，《華嚴經》是經中之海，把《華嚴經》比喻為海，像海那麼廣大。「海表示廣大無邊，無窮無盡；《華嚴》是經中之海，無所不攝。」《華嚴經》在佛法當中又稱為經中之王，最尊貴、最高深的。一切經都是《華嚴經》的眷屬，《華嚴經》可以說是一切經的根本，它是根本，好像一棵樹的根，其他的經就是樹幹、樹枝、樹葉，枝葉花果。《華嚴》

是根本，所有一切經都是《華嚴經》的眷屬，所以在佛法又稱為經中之王，它最尊貴、最高深的。《華嚴經》講四種法界：事無礙法界，理無礙法界，理事無礙法界，事事無礙法界。特別事事無礙法界只有《華嚴經》講得最清楚、最透澈。其他大乘經典講理無礙、事無礙、理事無礙，講到事事無礙只有《華嚴》，事跟事都沒有妨礙、沒有障礙。《華嚴》的特點就是事事無礙法界，在四種無礙法界，它的特點就是事事無礙，事跟事都沒有障礙。「《華嚴經》有十玄，因此最尊。」所謂十玄門，十玄緣起，所以稱這部經是最尊、最貴的。

「今此論名為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。」這個論稱為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。「華嚴」兩個字，「就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簡稱」。這部經的名稱（名題）比較長，有七個字，所以簡單取「華嚴」兩個字代表。「華嚴」就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簡稱。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是圓教，乃最高之法。」在《華嚴》判教，就是釋迦牟尼佛一生的教學，每個階段講的經，這部經是屬於哪個層次的。

《華嚴》有判為五個層次，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。小教，小就是人天小乘，我們現在講阿含部，阿含，佛講了十二年。始教，就進入大乘。江味農老居士在《金剛經講義》判教，般若他判為圓頓的教，因為諸佛都是從般若生的，般若，江老居士給它判為圓頓教。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就是圓教，一乘圓教，講一生成佛的教義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是圓教，這是在中國佛教，自古以來佛教界公認的。佛教界公認有兩部經是一乘圓教經典，一部就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佛初成道的時候在定中講的，那是一乘圓教；另外一部就是到最後面開權顯實，《妙法蓮華經》，講成佛的。成佛《法華》，也是一乘圓教。《華嚴》它是最早講的，也就是根本法輪。這是中國佛教公認的，兩部經典是一乘圓教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是第一

部，因為佛成道第一個講的；最後《法華經》，也是開權顯實，會歸一乘。

所以在《華嚴經》當中講了種種三昧，「無量無邊無窮的三昧」，三昧在《華嚴經》講了很多種，不是講一種，在這部經講了很多種三昧，講了很多很多，「念佛三昧」是在這麼多的三昧當中其中的一種；但是，念佛三昧是《華嚴經》當中所有一切三昧之王。這個論就是單講華嚴念佛三昧，沒有講其他的三昧，單挑出念佛三昧，在《華嚴經》裡面挑出念佛三昧來造這個論。「經是經中之王」，《華嚴經》是一切經當中的王，佛成道第一部講的。「所提倡的三昧又是三昧之王」，《華嚴經》裡面提倡的種種三昧，念佛三昧又是在種種三昧當中的王，很自然的，這個論，這個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是王中之王。《華嚴經》是王，《華嚴經》當中念佛三昧是王中之王、殊勝當中的殊勝、尊貴當中的尊貴，「因此，稱為法殊勝」，這個法門就非常的殊勝。這是黃念老舉出第一個，講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的因緣。

第二個因緣，「講此論要有書可讀。圓德法師印《龍舒淨土文》，將此論附印出來，有書是另一殊勝。若無書空談，沒有文字可看，講完就完了。譬如受灌頂，灌頂時很有收穫，過了幾天什麼也沒有了。現在有了書本，此為另一殊勝因緣。」在黃老那個時候的確要得到一本書，還是很難的，那個時候印刷術還沒有現在這麼發達，那個時候大陸剛剛開放不久，要找到這個書，也不容易。特別在大陸，經過文革之後，很多佛經典籍都散失掉了。剛好有一位圓德法師他發心印《龍舒淨土文》。《龍舒淨土文》，我在家的時候，剛剛學佛沒多久，在景美華藏圖書館有印這個書出來流通，外面書局也有在流通，我也請了《龍舒淨土文》來看。當時剛剛聽經沒多久，接觸到《淨土文》，看了非常歡喜。這是宋朝王龍舒居士他

的著作，他編的。這個很適合初機，很適合初機念佛人來看這個書，所以這個書也值得提倡。特別接引初學的，這個很能夠攝受，一般初學的很能夠接受這個念佛法門，《淨土文》它有這個特點。圓德法師將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附印在《龍舒淨土文》裡面，這就更殊勝了。所以有書就是另一個殊勝的因緣了。如果沒有書，空談，大家沒有文字可以看、可以讀，只有靠聽，聽完也就完了，恐怕都忘記了。當時還好有一些錄音機，雖然不是很先進的，但是錄下來，總是音聲可以聽得清楚。當時有錄音機的人還是很少，有這個機器的，當時還是很少，所以文字、書本就很重要了。所以黃老就講，好像灌頂一樣，密宗灌頂，灌頂的時候感覺得很好，很有收穫，但是過了幾天，忘記了。你有書本，你隨時可以看，隨時可以複習。這是另外一個殊勝的因緣。

第三，「現有這麼多人來聽。居士林的諸位大居士」，北京有佛教居士林，很多大居士，因為居士林就是居士共修的一個道場，稱為居士林。這個居士林在新加坡有新加坡佛教居士林，在餘姚（浙江餘姚）有餘姚佛教居士林，好像上海也有，這個都是大居士他們共修的一個道場。「通教寺的受戒大德」，居士林的諸位大居士，以及通教寺受戒的大德。這個通教寺也是在北京，我記得陳曉旭居士在世的時候，請我到通教寺去做過一次三時繫念。這個很多年了，這個都有十幾年了，恐怕快二十年了，我記得做過一次。居士林的大居士，通教寺受戒的大德，「想深入研究」，有這些發心的大眾，這是黃老他講這個論的條件，因為你講演者要有聽眾。否則，就像生公對著石頭講，「生公說法，頑石點頭」。生公說法，道生和尚講經說法沒人聽，他去講給石頭聽，講到石頭都點頭，這個公案很有名。所以講經就必須有聽眾。所以「有這麼多人在座，又是一個因緣」。在家、出家大德、大居士冒風雨來參加，共同成就

這次殊勝的法會。這是第三個因緣。

第四個，「居士林的提出，理事長呂老居士再三提出要談此論。此即有因有緣，我才來向大家匯報。」有人啟請，有聽眾又有人啟請（啟請的齋主），他才有這個因緣、有這個機會到居士林來跟大家報告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。

第五個因緣，「我大病不死，得講此論，此為另一因緣。」這是黃老他講，他大病不死，所以他才能講這個論；如果死了，就沒機會講了。這個又是另一個因緣。以上黃念老這次講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五個殊勝的因緣，所以才成就這次的講座。

「有這些因緣，所以人人應當生出殷重心，難遭難遇之想。」有這些因緣，每一個人都要生起殷重之心。為什麼要生起殷重之心？就是大家要知道這個因緣得來不容易，以上講種種的因緣，五個因緣，缺一個都不能成就。這個都具足了，才能成就這次的講座，這個是很難得的。像有聽眾，不然就像「生公說法，頑石點頭」，這個也是很重要的因緣。當時不像現在，有網路、電視很方便。現在我們在錄影室，沒有聽眾也可以，對著錄像機錄像，然後放在網路上，有緣的人他就能聽到了。這個因緣在這裡又補充，我們現在這個因緣又更為殊勝，大家不必到現場來聽講，你在家裡，或者在公司，在外面，你有空檔、有時間，現在手機都很方便，現在手機都能聽經，而且音效、效果都不錯，而且還有影像。像現在還有播經機，也有影像，聲音都很好，隨時你想聽都可以聽。現代這個因緣比黃念老那個時候的因緣都更為殊勝了。所以我們在錄影室錄影，我只對著錄影機在講，但是聽眾是盡虛空遍法界，網路上的廣大聽眾，這個因緣又是我們現代最殊勝的一個因緣，大家要好好珍惜這個因緣。

好！這節課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下面，我們下一次

，下一堂課再繼續來學習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